歐陽修集/卷09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表奏書啓四六集卷五 ◄

歐陽修集
卷九十五・表奏書啓四六集卷六

►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七

書啟三十八首

【上胥學士〈偃〉啟〈天聖六年〉】

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，首北路以爭趨；附青雲之名，使西山而起價。誠以求千里之跡者，先其市骨；得一字之寵者，榮於衮章。而況天下之風采聳聞，口吻之雌黃並出，以末塗之佁儗，說定鑒於妍媸。目論所加，能令重於九鼎；髦端或倚，可使逸於太霄。是宜殫重趼宿舂之勞，懷漫刺署裏之字，鋪論有素，題品攸歸。

伏惟某官稟粹天英，抽華道秘。虹霓遠映，拂霄堮而垂光；黼黻摛文，絢雲河而發藻。遊士鄉而著品，入聖域以踐優。爽爽之聲，軼前良而通美；琅琅其璞，瑞昭世以稱珍。爰自覽輝下翔，階木特起，掎袂於群英之彀，頗弁乎千齡之辰。列坐棘以聯曹，署法庭而奏讞。若若懷綬，宛轉於一綸；翹翹聘車，雍容於半刺。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，何恭祖以纚幘而馳稱。垂腰佩刀，見賞三公之器；追鋒給傳，終膺雙武之皮。第連最以推高，賚初儀而上獲。公車以兩令而持牘，綈幾以十篇而奏文。禪衣曲裾，暮召大台之對；尚方給劄，霈灑鴻都之毫。雖西昆者冊書之藏，是開乎仙室；而東壁者文章之府，載鬱於時風。居為顯化之階，式是育材之地，爰膺麗正之選，首被集仙之名。白蟫芸簡以生香，茲焉辟惡；紫袷荷囊而備問，最近清光。固已丹轂解嘲，天祿草經而擬聖；金刀博學，太一秉藜而下觀。頃緣泛駕之求，亟發違行之訟。恥從吏對，出檢猾商。謂軒冕之儻來，視同於寄物；履名教之中樂，坦照乎清襟。旋關掌於郡條，久從容於別乘。一麾出守，

固雅尚之所存；千里佩青，乃上心之攸注。距楗江之清郡，摽軍壁之上遊，犬彏之警無嘩，賈室之繁甚富。足以坐棠聽訟，閉閣凝神。秀野頒春，過蘅皋而倦目；清言捉麈，臨雅俗以鎮浮。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，安石以蒼生而待起。望之補吏，意雅在於本朝；主父出遊，帝已嗟於見晚。行奉一封之傳，入隨三節之趨。見堂堂之姿，送之逆目；對雍雍之表，威不違顏。登涉乎赤墀之塗，進重於高門之地，卓然遠韻，度越諸公。沾芳潤者漱其清芬，仰龍光者思其末照。英風有煥，物議攸歸；矧此妄庸，盍希品目？

伏念某社樗樠槁，膏棗鈍昏，抱器質以何堪，賦天機而甚淺。晞髮華旦，從跂於清流；措足英躔，終慚於遠到。自遭家之不造，早遂生於百憂。茹歎之音，悲存乎手澤；動明之韻，遠失於先時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，庾信以流離而多感。矧復齊氣多緩，嵇筋甚駑，乏朽木之先容，無一錢而為地。旁魄而論都邑，則被傖父之訶；頑鈍以取世資，但聽斫輪之曉。終非令器，第困窮途。一昨竊萬家之應書，隨重車而上計。方策條對，廑至猥並；雅拜匪儀，失於盤辟。甘觸聞而引去，但飲墨以蒙羞。臥漳濱而養痾，竄身茲久；吊湘累而感賦，些語迷招。當樹之於無何，宜匠者之不顧。

而或竊先生之餘論，企諸公之末暉。聞伯夷之名，增其懦氣；伏海濱之下，久以望風。是敢強飾固陋之容，庶伸伏拜之謁，綴窮愁之汗簡，奏蕪累之庸音。竊覘崇閎，將塵隱几。登太山者小天下，在培塿以宜慚；奏《咸池》而張洞庭，非哇咬之可度。然遇某官量波無際，宇蔭甚穠，推轂成猷，噓枯振德。裹陽秋於皮裏，不言備乎四時；吞雲夢於胸中，兼容盡於一介。幸望許承音旨，少貶光塵，曲垂褒采之私，俾獲題評之目。如是，則六轡在手，驥足何滯於蟻封；五色成文，樂節或資於牛鐸。荷恩有素，累牘奚陳。

附：胥學士答啟

伏蒙眷私，以盛制文筆二編，先之長箋為贄者。恭以某人象輿異稟，龍輔至珍。奉奕世之貽謀，克隆堂室；傾群言之妙旨，深違淵源。伏膺聖域以惟勤，策足俊躔而迥異，敏學該乎變貫，英識極於覃研。秉節高奇，發清吟於《梁甫》；締交名勝，綴雅聚於蘭台。飄飄之逸思無窮，籍籍之芳塵自遠。偶衄一飛之翼，行躋多士之魁。何誤采於虛聲，辱遠垂於厚顧。方披啐表，遽捧雄篇，恣探賞以忘勞，信窺測而靡暇。幽意絢於道德，高義薄於雲天，飛染遒麗以盈箱，雕繢紛華而滿眼。賞孫詩之零雨，何止一章；讚沈賦之碏星，豈惟數句。固將備西昆之玉府，奚獨易東堂之桂枝，允矣難能，誠哉可畏。雖亨衢自至，靡資左右之先容；而名路共成，敢惜齒牙之餘論。

【謝胥學士啟】

近贊蕪音，仰塵　幾，載形答覆，深極褒稱。弊帚無庸，愧藏家而自享；重言外獎，幹尺牘以必珍。始繩窮而匣開，爛然在目；旋骨驚而心折，至矣聞音。退揆頑疏，陰加震疊。竊以昔者魯衰垂乎一字，寵極於華章；汝月更乎坐評，自成於往法。得河南之口占，多藏弃以為榮；獲江左之筆蹤，則神明之來復。至有不喜人事，常堆案而弗酬；靡答私書，或矜才而格物。未若翠緀鳴玉之彥，蘭台金馬之英，品風流坐正物之源，交士林忘公侯之貴。俯存寒素之目，毋密謦咳之音。兔墨流英，灑鴻都百金之筆；犀談對客，發荊州一日之函。有煥私藏，因為殊遇。

某倥蒙惟舊，操檢弗支，乏沃若之軒髦，有尾兮之長醜。顧右臂而為彈，早歎苶疲；雖左肘之生楊，徒能殫化。爰以自童髮之交剪，浴聖日之光華，勉紹箕裘，懼隳門素。冠乎枝木，莫踐化人之場；鈍若神椎，爰對囊錐之穎。一昨與偕外計，續食縣官之郵；召詣中台，果玷浮華之目。州閭貶於素論，篋衍棄於祭芻，委末路而弗振，與清途而自隔。然或鼓舞至化，呻吟變儒，效騷人之鬱伊，慕漳濱之模楷。品之上下，曾弗齒於鍾評；擲中宮商，直遠慚於孫賦。奚辨麗而可紀，徒骫骳以興譏。何弗避於詆訶，輒外彰於嗤鄙？踸踔短韻，迨無取於擊轅；廬胡見貽，乃自珍於幹璞。所期用覆醬瓿，譬十年之練都；投置皮箱，資一笑於相樂。

伏蒙某官憫茆愚之無似，加品目之惟優，醜以愛忘，音緣賞奏。許上修名之謁，獲伸拜德之恭。後堂執經，飫陪一肉之賜；西齋坐宴，密親三雅之歡。執如意以指揮，務車轂而推引。噴咳珠玉，大小以之成珍；指顧飛沉，眄睞於焉起色。出乎望表，溢乃情涯。而復俾十倍而增榮，示一嗛而為美。當黯閣之多暇，枉虞筆以摛文。縟旨星稠，襞箋雲落。布帛之言甚暖，暴以秋陽；齒牙之論所加，重於大呂。譬以明月，暗投於人；不意此音，猥來入耳。謹當納藏行褚，歸耀黨閭。襲以十緺，為天下之至寶；脫復一讀，解體中之不安。貴洛紙而爭傳，與吳刀而共布。隱恩所及，頂踵奚勝？

【謝國學解元啟〈天聖七年〉】

右修啟。伏睹解文，濫膺名薦。肄三合雅，方列於胄筵；旅百在庭，遽陪於方貢。惟遴柬之彌眾，叨首舉以為榮。飾讓無從，循涯有溢。

竊以姬庭講治，務多士之思皇；漢席遲賢，以得人而為盛。然皆謹能書而上獻，始揚進

造之名；隨計吏而與偕，乃署秀廉之等。一適謂之有德，九變選乎知言。所以樂育群材，並讚鬱乎之化；潤色鴻業，協暢炳然之風。用登至平，皆由此道。而況成均講藝，昭五帝之遺文；辟雍環流，聳三宮而對峙。自京師而首善，俾天下之向風。卓爾丕彝，垂之來葉。皇上握褒文而統理，坐法宮以垂精，並舉豐規，丕揚先烈。恢迓衡之至治，攬入彀之群雄。躬孝武招徠之勤，紹永嘉敦樸之舉。取之數路，並用文武以兼通；托之百朋，思講天人之相與。並申辨論之法，特為孝秀之門，責土著以占名，謹鄉評之清議。一郡國之眾，咸使得以應書；百孝廉之群，皆勸令其趨駕。固以厚一馬乘軺之聘，光束帛賁園之招。張羅掛雲，盡取於逸翮；傾昆取琰，無復於遺珍。超振古以無前，契千齡而猶是。而復詔大胥之掌版，登遊倅於上庠，謹從事以新書，先考言而明試。才可嘉於辨麗，擇之妍詞；言析理以精詳，求於閎論。當此三道，使無諱以著於篇；對有百人，盡揮毫欲善其事。自非行能高妙，業履優殊，關覽乎九家之流，含漱乎六藝之潤。講乎高誼而已久，識必研幾；施之當世而可行，言皆詣理。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，並列於名聞；佩後席之容刀，得趨於台試？

如修者，天機甚淺，俗韻素冥。響未徹於一皋，器不賈於當世。瑣尾成乎長醜，寒素本乎後門。撫頑鈍以無庸，常拙艱而茹歎。首戴蒲而服業，早失先疇；書剖楹而發函，僅存手澤。毀瓦居慚於誌食，不龜安可以得封？勉為占畢以呻吟，動取戲儒之詬病。晞髮光華之旦，徒慶於逢辰；策足英雄之躔，奚能於遠到？嘗因續食於縣次，獲陪待詔於公車。對策無為，終以空言而罷；雅拜非禮，幾坐舉者之人。辱皮相以堪羞，耗心氣而都盡，諱窮極於反袂，鍒羽嗟其觸隅。學揣摩而不成，反嗤於丘更；旁《離騷》而發詠，幾吊於湘累。誌銷落以堙沉，跡零丁而孤苦。頃自脫身僑籍，著錄師黌，學狗曲以見譏，肄鱣堂而卒業。入梁茲久，敢期英俊之並遊；論都未成，殆以傖荒而見隔。對合鰭而記食，躐訛履以倦遊。會深詔之急賢，俾命鄉而論士。靡慚炫鬻之技，上充跋弛之求，輒以復來，勉茲再鼓。當翰場之斯辟，接雋軌以並馳。禿千兔之毫，筆不停而爭綴，舉連帷之袂，袍何白以太紛。曾是鯫生，最當前列。躑躅燥吻，舌不下以喬然；彫琢曼詞，思彌枯而兀若。率有枚生之累句，僅同睢苑之後成。日佇報聞，陰圖引去。夫何濫吹之曲，誤中程文之規，用冠譽髦，越升上級。屏間誤墨，本無望於成蠅；灶下焦桐，豈有思於為器？玷茲褒采，實駭群倫。顧揚枻以增羞，在冠鼇而曷稱？再循竊據，實用顏。

此蓋伏遇某官表燭群倫，丹青上化。雌黃在口，捉麈尾而不休；剪拂長鳴，托旌端而可逝。因興民於三物，務推轂於諸生；致此妄庸，及於甄采。敢不仰銜提獎，益勵進修，磨鉛鈍以為銛，策蹇步而希驥。哆兮箕舌，已簸糠而在前；沛乎鴻毛，使培風而直上。用於知己，答乃初心。過此以還，未知所措。

【謝進士及第啟〈天聖八年〉】

楓宸蠖，方讚趨而在庭；雲幄靚深，遽臚傳而唱第。竊顧無庸之品，仍躋異等之科。祗服寵靈，實增震悸。

竊以「思皇」之詠多士，《雅》、《頌》播於姬庭；間出之有異人，文章炳乎漢德。選知言於九變，東都下深詔之辭；開孝秀之一門，唐家有得賢之盛。皆所以招徠時彥，樂育人材，講求精禋之原，潤色帝王之美。卓為往範，垂照來今。丕哉文物之華，屬我神靈之運。國家右賢興治，若古敷猷，休聲塞乎淵泉，至德湧於烽火。彌文上化，疏璧水以環流；儲精太寧，坐蒿萊而講道。爛兮舜日之晏晏，煥乎堯章之巍巍。而且優遊岩廊，夢想豪俊，下賢書而旁午，諭上意之丁寧。復詔策於廉科，謹鄉能於歲舉。馳封一馬，使者在道而相望；翹首群英，天下向風而咸靡。逮計車之偕上，首方貢以前陳，委密侍之巨賢，先春闈而覆較。氈筆署乎重棘，奏可而後行；錦幾坐乎中楹，親臨而明試。森陳奏牘，逮兩令之不勝；精閱書衡，幾百斤而未止。自匪該明治具，佩服儒規，行實藹乎徽猷，識宇包乎賢業。寢明浸昌之畢講，學際乎天人之交；至纖至悉而不遺，言達於國家之體。則何以上當乙覽，榮中甲科，聯俊乂以服官，陪英雄而入彀？

如某者，風猷靡立，操植素淪，樹樗甚乎液樠，膏棗嗟乎昏鈍。戴枝冠而竦誚，切愧命儒；問尺咫以不知，終然憎學。加以素鍾舛運，生遘百罹，自剪髮以交垂，已不髦而茹歎。逐耕夫而衣褐，早去先疇；署生版以占名，轉隨僑籍。流離末路，佁儗後塵。借譽群公之遊，本無題目；接足諸生之後，多見排根。嗟盛際之親逢，忍窮途而自竄。陪貢廉於百郡，每與計偕；飲試墨之一升，嘗從罷去。退慚踸踔，數此隻奇，撫骨嗟乎淪鋪，卷跡甘於藏密。然而良裘學冶，惜先芬而懼隳；母髮垂星，感親闈之思養。未及衰於駒齒，勉自奮於駑筋。乘下澤以去鄉，棄裂繻而為誓。車騎乏甚都之雅，風塵有化俗之勞。上國連衡，仰攀於俊軌；橋門倚袂，獲覘於邦光。會泛駕之求才，輒應書而充賦。以孝廉而射策，本無百六之能；自炫鬻之上書，蓋逾千數之眾。逮漢庭之籍奏，咸以名聞；同矍圃之去賓，僅有存者。顧惟庸妄，首玷甄升，獲召於公車之庭，給試乎上方之劄，致狂言之誤擇，叨署第以開榮。若若飛華，交垂宛轉之綬；諄諄其誨，載聆鬱穆之言。浸雲澤以芬流，沐天光之下燭。竊慚鉛鈍，嘗廁翰場，屢以下中之才，當乎第一之選，宜不失於舊物，期仰答於知人。然其戰屢勝而後驕，鼓至三而乃竭。綆短褚小，嗟遠用以奚勝；弓撥矢鉤，惜前功之皆廢。誠以九閽坐狄，百戟森庭。就列瞻天，駭威臨於咫尺；爭觀落筆，紛立若於堵牆。怳訝鈞庭之夢遊，驟覺幹魂之驚去。僅成牽課，靡中科

程。瀆睿覽之至精，宜報聞於獨罷。尚賴鼛旒之過聽，兼求箕鬥之虛名。謂簸揚之在前，常先於群彥；以薦籍之良厚，重違於大臣。猥自下流，參聯上列。省逢辰之至幸，實叨恩之有因。

此蓋某官闡繹帝猷，雍容朝首。粉澤光華之治，表燭薦修之倫。膺上心之柬求，主斯文之盟會。言皆有味，務推轂以彌勤；先為之容，俾朽株之見用。致茲孱瑣，及此抽揚。敢不慎服官箴，遵修士則。鞭後策足，更希遠致之塗；熔金鈞泥，尚依陶者之力。誓殫用拙之效，少酬再造之恩。過此以還，未知所措。

【代王狀元〈拱辰〉謝及第啟〈天聖八年〉】

右某啟云云。坐狄啟扉，並集千人之俊；賜袍在笥，驟紆一采之綸。矧惟蕞爾之軀，仍玷褒然之首。仰膺渥渙，伏積震惶。

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，和慎乎命鄉之選；漢開數路而求士，乃盛乎得人之稱。用能暢鬱乎之文，一變而至道；飾炳然之化，三代以同風。闡是齊明之猷，允屬神靈之旦。國家景炎興運，赤伏膺圖，敷四葉以重光，式九圍而用乂。銷鋒偃革，外憺乎靈威；卷領垂衣，坐朝乎夷憬。上方穆然無事，監於太清，崇庠序以興文，飾弓旌而招俊。蘋歌式宴，咸預於計偕；洊棘樹圍，載嚴於籍奏。敞中楹而親試，署異等以精求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，為一時之清選。夫何麼陋，前玷寵光。

如某者，業履空疏，才猷散戾，門緒本乎寒素，人品幾乎下中。竊逢待旦之盛期，浸被右文之上化，激昂稚節，策發蒙襟。溲雞白以樹碑，偶然於童戲；炙簡青而嗜學，常訪於師嚴。徒有志於雕蟲，僅不成於刻鵠。陸機閱史，尚靡識於撐犁；枚皋屬文，徒率成於骫骳。早緣妄動，竊企英遊。貢版齎行，常從於末薦；佩刀脫去，尋觸於報聞。何天幸之聿臻，遘賢書之薦降，濫乎事舉，猥以名聞。洪惟聖治之光華，蔚有俊才而遝集，並進乎千篇之牘，精覽於百斤之衡。曾是孤生，絕企殊級；豈期庸鄙，偶中科程。采乎一日之長，冠乃諸生之列。既行能之無取，加世胄以非高。踔踔後塵，跡靡參於俊軌；雌黃餘論，名不齒於人評。驟從底下之才，擢居第一之選。顧掎裳之在列，誠揚秕以貽譏。明命已行，固無容於反汗；多言可畏，諒彌甚於鑠金。豈非思致異才，揖怒蛙茲始；將招駿足，假死骨以為先。則何以靡遺譾薄之姿，偶首清明之舉？再省循而是懼，實獎擢之有因。

斯蓋伏遇某官，黼黻斯文，丹青至化。嘉猷屢進，務推轂以為先；賢路一開，使騰夷而有始。敢不仰銜恩遇，進勵操修，循士則以為勤，佩官箴而有守。在鈞以播，既由陶者之為；摩頂無忘，誓答知人之賜。過此以往，未知所圖。

【代謝唐簽判〈俞〉啟〈天聖八年第一甲〉】

伏自某人飛策上第，就辟初筵。千里奮乎鴻軒，方訝雀知之晚；一木為乎大廈，豈無燕賀之私？屬被責於吏訶，方罷歸於士伍。翟公之門有大署，意欲謝交；嵇康之性不便書，浸而成懶。屏居田里，遂隔音徽。

豈謂某官俯示存臨，過敦禮意。乃金乃玉，堅乎久而不渝；如璧如珪，問以音而厚賜。服勞謙而自牧，若飲醇而醉人。恭佩恩勤，敢忘寢寐。伏況以英英之善譽，丁宴晏之休辰。德行中乎妙科，諮謀參乎大府。運籌帷幄，豈足盡於上才；垂光虹霓，固莫量於逸致。內惟衰退，但積欣愉。

【答李秀才啟】

修再拜天錫友兄足下。此月八日，叔父自貴郡回轅，首得所賜書教一筒。開闔數四，歡喜無量。逃虛既久，驟聞足音以跫然；迷魂若招，頓歸常幹而來些。惜乎一失交臂之舊，再見回星之周，薰歇燼銷，壤斷土絕。昔人以三月不見，尚或嗟於生鄙；群居久離，則弗能於無過。況孤蒙之有素，邈師友以斯疏。妍皮裹骨而益癡，獨學麵牆而奚向？薰濡弗及，寡陋已增。豈意此音，猥來入耳。美乎溢雲紙以摛思，掞春華而發藻。厚乎養鳥，誤奏咸池之和；豁若睹天，驟發醯雞之覆。茲焉匠者之規矩，誓訂漳濱之模楷。承平居之無俚，方枕塊以罹憂。不見齒而三年，合乎禮制；加於人之一等，時以孝聞。願思肯構之不忘，無使過哀而至毀。而況天錫標絕俗之雋軌，包大賢之茂器，學兼九變，辨雕萬物。

竊伏一鄉之評，宜首幽人之聘。而屈試方策，見枉有司，薦紳冤嗟，道路嘩鑠。且夫好惡之異，古今所均。仲尼至賢，乃取侮於盜蹠；帝堯大樂，猶見非於墨子。撫弦在乎流水，難矣賞音；珍髦鬻於九戎，誰其識寶？使懷道而委莽，動直士之盱衡。然而泰先否而後傾，禍為福之所伏。鷙鳥將擊，先卑而飛；流川久壅，其決孰禦？願養高而全道，密中藏而俟時。掩乎十仞以韜光，去則萬里而不息。良工晚成者器必大，寧以樸而示人；逐水先至者驥之能，豈與駑而爭路？斯皆雅量之素蘊，誠非兩好之溢言。

某之妄庸，本無似肖，誤蒙甄擢，遂見收齒。眾瑏入寶，至璞使之見遺；我輩登科，前賢所以愧讓。循涯已溢，目無容。江關復重，音問睽阻。時既昏而將暮，人在陰而鮮歡。逖懷英俊之並遊，恨無羽翮而飛肉。冀綏吉履之福，以迎來譽之光。紙盡筆窮，辭不逮意。

【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〈仲簡〉啟〈天聖九年三月〉】

某啟。此者竊吹下科，濫巾大府。懷檄之嘉容外見，迫感於逮親；負薪之足力不強，靡遑於愧讓。在業官之資始，懼傷錦以貽譏。況上邦英俊之躔，大相熒煌之座。幕中諸彥，泛泛蓮池之賓；門下並遊，一一蘭台之眾。勉策駑筋之緩，仰陪席聘之珍。問祈招而不知，因慚諮訪；奉南陽之坐嘯，曷有籌謀？賴乎天幸之來，續於賢者之躅。睨伐柯而取則，獲企前規；告舊政以乞靈，得師餘矱。已積想風之慕，彌增竊抃之懷。俟燋墨以戒辰，即齎行而首路。傾依之至，談悉非終。

【謝人投贄啟】

伏蒙某人寵貽妙制，兼枉長箋。欽玩懿辭，　　銘丹臆。恭以某人機神邃茂，識理淹和，徽名籍布於士鄉，表挺生於王國。言章絢美，搴六藝之英蕤；思緒蘊華，漱五河之芳潤。揆茲逸輒，冠乃烝髦。今國家崇柬駿珍，寤求孝秀，下細文於方國，騰賁帛於丘園。而某人夙蘊瑰材，褒膺溫詔，占磐鴻而啟繇，俟蘋鹿以送賓。顧以某體質頑疏，聲猷隘薄，誤中程文之選，猥參籲俊之求。承版謁以見臨，袖瑤華而伸貺。仰銜清眷，荷褒衮以奚勝；載抶蒙襟，念英瓊而曷報？欽降至極，敷染奚周？所示盛編，輒敢留借。

【謝石秀才啟】

某啟。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，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。獵纓拜賜，刮目披文，紙弊墨渝，不能舍手。伏以某人英躔逸軌，天驥上才。好學屢空，浸潤淵源之奧；知言九變，窺見天人之交。久已擅一鄉之評，早亦應萬家之令。然而奏磬俚耳，難矣賞音；抱石荊山，終為至寶。而自慕幅巾於衡巷，乘下澤於鄉閭，晦丘園之養高，輕雁纚而堅臥。冥飛已遠，笑弋者之何求；齷齪坐談，嗟律魁之獨棄。而以錦帶居士，白蓮社人，效菩薩之坐家，去塵自遠；掃維摩之一室，敢入者稀。是宜邈為方外之遊，隔乃俗中之軌。而乃過存庸妄，曲借獎題，因隱几之閑居，抽吮毫之餘思，灑乃藻麗，用飾愚蒙。為鼷鼠而抶

機，僅成輕發；養鷃鶹而奏曲，徒使眩悲。矧夫峭格峻高，春華掞美，暢求雲依月之句，擅落花映草之評。內惟棗鈍之姿，奚稱袞褒之寵？去天尺五，已服於清標；和者數人，蔑聞於絕調。未遑賡報，徒用慚。

【上隨州錢相公〈惟演〉啟〈明道二年〉】

此者及期被代，投版言歸，宿官早愧於迷方，書課廑能於自脫。徒以無庸之跡，曾希一盼之榮。當懷檄以雲初，屬擁旄之方始。相公坐於雅俗，鎮以無為，民豐四酺之年，市息三丸之盜。行郊憩樹，絕無兩造之辭；托乘載賓，惟奉百金之宴。而況西河幕府，最盛於文章；南國蘭台，莫非乎英俊。豈伊末跡，首玷初筵，至於憐嵇懶之無能，容禰狂而不辱。告休漳浦，許淹臥以彌旬；偶造習家，或忘歸而終日。但覺從軍之樂，豈知為吏之勞？芘德已深，遊藩未幾。既而持山國之瑞節，改戎乘而啟行。荊州遽失於所依，周南遂留於滯跡。稍以引去，無復並遊之人；巋然自存，時有思歸之歎。每臨風而結想，徒零涕以懷恩。

相公以彝鼎之勳，極公台之重，獨立不倚，群言互興。中山之篋雖盈，南海之車終辯。《系辭》有云：「崇高莫大乎富貴。」古人歎曰：「富貴必履於危機。」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，究動靜吉凶之理。秉珪璋之德，何恤瑕疵；挺鬆筠之心，不變霜雪。雖流路之謗，未免三年以居東；而在廷之臣，豈無一言之悟主。俟聞來復，以慶終亨。願無以理而自明，當要既久而復見。區區之志，實在於斯。徒有戀軒之心，未知報恩之所。

【謝校勘啟〈景祐元年〉】

仰服恩榮，實增震栗。竊以校讎之職，是正為難，委方冊於程文，折群疑於獨見。脫絢組之三寸，簡編多前後之乖；並《盤庚》之一篇，文章有合離之異。以仲尼之博學，猶存郭公以示疑；非元凱之勤經，孰知門王而為閏。況乃西昆冊府，備帝者之來臨；蓬萊道山，非人間之所見。自匪識窮元本，學漸淵源，究百世之放紛，總群言而博達。則何以效官天祿，對青藜而屬書；抱簡羽陵，拂白蟫而辨蠹

如修者，器惟庸妄，族本羈單。雖出逢千載之期，而生有百罹之苦。入橋門而著錄，最後諸生；閑月旦之坐評，敢希一目！徒以浸潤聲明之代，優柔教育之仁。過時之年，已捍堅而難入；少作可悔，終雕刻以無功。早濫吹以決科，旋釋巾而補吏。逮親而得門祿，雖慰於子心；斂版以揖上官，遂成於俗狀。學久矣而將落，思兀然而欲枯，進無取當塗

之資，退已失故時之步。歲月其忽，徒有志於分陰；英俊並遊，方問途而孤進。內顧拙艱之若此，敢懷榮遇以為心？

豈期天幸之來，特被柄臣之薦，敢辱知人之美，蓋因連茹而升，蒙曲造之並容，俾考言而善擇。顧無庸之末學，已屢試於有司。鼫鼠之有五能，盡於是矣；鉛刀之堪一割，其可再乎？固無可喜之文，過辱太優之等，俾從賓席，入預書林。一進階而可榮，何勝於睿渥；三下拜而聞命，深服於訓辭。天閼乍趨，迷目睛而眩轉；芸台深敞，近星象以昭回。恣窺金匱之書，坐費太官之膳，內循忝據，有溢情涯。此蓋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，樂材推美。圓方有範，大陶冶以埏熔；高下不欺，正權衡而輕重。閔此庸懦，曲以甄收。誓堅頂踵之誠，永荷丘山之賜。

【謝襄州燕龍圖〈肅〉惠詩啟〈景祐二年〉】

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。修聞古者賓主之間，獻酬已接，將見其志，必有賦詩，托於詠歎之音，以通歡欣之意。然而工歌《三夏》，使者再辭，及於《皇華》，然後拜貺。是則施於貴賤，各有所當。修，賤士也，何足當之？

伏惟某官，以侍從之臣，當藩屏之任，德爵之重，與齒俱尊。學通天人，識洞今古，綽有餘裕，多為長言。談笑尊俎之間，舒卷風雲之際。成於俄頃，蓋其咳唾之餘；得而秘藏，已如金玉之寶。豈伊孱陋，敢辱褒稱？形於短篇，以為大賜。伏讀三四，且喜且慚。譬夫四面之宮，鏗鏘之奏，愚者驟聽，駭然震蕩。及夫心平悸定，然後知於至和。在於頑蒙，獲此開警。然貺之厚者，不敢報之以薄；禮所尊者，不敢敵之以平。顧惟愚庸，豈得賡繼？但佩黃金之賜，無忘長者之言。

【夷陵上運使啟〈景祐三年〉】

修近以狂言，當蒙大譴，荷乾坤之厚施，全螻蟻之微生。得一邑以庇身，使之思過；竊三鍾而就養，猶足為榮。獲在公庥，是為天幸。

伏以運使郎中，懿猷經遠，茂業康時，當一面之利權，竦百城之威譽。凡居屬部，皆仰餘輝。顧此孤生，最為沉跡，時蒙眄睞，曲賜拊存，安其惶懼之心，慰乃危疑之慮。敢不銘之肌骨，佩恩紀以無忘；策其筋骸，盡疲駑而為報？將謀就道，即遂公趨，瞻企門閎，欣愉罔既。

【謝朱推官啟】

某啟。伏念某出自寒鄉，本非茂器。束發州裏，絕無一日之評；飄纓王畿，竊階群俊之後。加以識非遠到，才不及中。惟至治之方隆，顧上官之並恪。蘋、蘩之不失職，咸盡其能；庖、祝之各有司，悉共爾位。豈伊下列，遂敢奸官？因忿躁之使然，奮狂愚而不顧。惡訐為直，仲尼之所深譏；盡言招人，武子之猶不免。在於庸妄，宜抵譴訶。尚賴至仁，特加寬議，投之遐僻，使自省思，猶寸祿以事親，守一同而庇邑。有民與社，足為政以效勤；退食自公，敢忘心於補過？是惟天幸，徒自睹顏。

伏遇某官，式佐郡符，屈臨賓席。烜赫天下，方想於風猷；從容幕中，暫為於府望。是惟孱昧，得庇光華。然而從事有便宜之權，縣吏本徒勞之跡。負弩而隨伍伯，當備前驅；折腰以揖上官，敢羞斂板？況茲殿懦，素本孤危，犯忌於時，竄身無所。棄芻道上，過者踐之；搖尾阱中，人誰憐爾？豈謂某官哀其戇樸，賜以存憐，削去常儀，自敦高誼。猥因介使，先辱長緘，過形溢美之辭，曲盡至勤之意。片言之辱，榮於尼父之褒；一顧所臨，增其大呂之律。徒益搖謙之盛美，豈宜鄙陋之敢當？歲律已殘，寒威方肅，更祈珍攝，以副傾依。

【回王舍人〈堯臣〉啟〈景祐四年〉】

伏審某官光膺寵擢，入掌命書。竊以三代之興，兩漢之治。蔚聲名之為盛，何前後之相望！蓋以高文大冊之所傳，遺風餘烈之盡在。是以代言之任，難乎命世之才。至於雷動風行，金相玉振。至意難諭，必盡於丁寧；盛德有容，兼資於粉澤。適當休運，允屬巨賢。

伏惟某官識際天人，學通今古。而自親膺聖擇，第中甲科。聞乎風采，而天下悚然；論之人物，而時無先者。若乃從容禁署，潤色皇猷，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髓，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，遂階榮塗，以致公輔。斯皆雅度之素蘊，考於群議而猶稽，豈惟愚蒙，私獨稱讚。

某跡居遐邑，名在罪人，忽以逾時，未能補過。省孤危之已甚，惟藏縮以為宜。豈望龍光之末輝，希咳唾之餘潤？匪期齒論，猶錄疏頑，先以珍函，越於常禮。遺簪已棄，尚以舊物而見憐；窮穀久寒，忽如溫律之來煦。幽憂並釋，榮感兼深。瞻望門閎，無任飛

越。

【謝李秀才贄見啟〈寶元二年在乾德日〉】

某啟。自某獲罪於時，竄身南楚。楚之為邑，既陋且窮，《詩》稱荊蠻，以比戎狄。羈遊宦學之不至，風俗言語之不通，頑然囚拘，誰與為偶？孤陋之誚，古人所憂。今者上蒙寬仁，徙之善地，始得與士君子揖讓，進退周旋。方將沐而薰之，自與人齒。秀才首迂玉趾，贄以長箋，升自賓階，肅有儀矩。開函啟紙，粲然詞章。蓋夫逃於虛空，聞足音而尚喜；友於賢者，況邦士之所推。願斥簿領沉迷之勞，以從閑燕仁義之樂。區區之意，言豈足殫。

【回谷城狄令啟】

某啟。此者縣徒雲至，書牘見貽，載道鄙文，曲加榮獎。伏以某官以文飾吏，學古任官，講事勸功，修舊起廢。示之典禮，固已警於愚民；刻以銘文，又將貽於來者。足見仁人之意，非惟吏最之優。顧爾訥辭，矧非善敘。已然之諾，將止以奚能；既出之言，雖追而莫及。豈敢逃於眾誚，但慮玷於清猷。慚愧之誠，敷陳罔罄。

【上執政謝館職啟〈康定二年十二月〉】

修啟。今月日，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。受命之始，榮懼交並。

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，上自文籍之初，六經、傳記、百家之說，翰林、子墨之文章，下至醫卜、禁祝、神仙、黃老、浮圖、異域之言，靡所不有，號為書林。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，因其校讎，得以考閱，使知天地事物，古今治亂，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，無所不通，名曰學士。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，思宏博之彥，出讚明命，入承顧問，遂登宰輔，以厘百工，一有取焉，多從此出。所以平居優遊，崇獎其業，館以禁署，食於太官。《詩》菁莪之育人材，《易》鼎餗之養賢者，凡在茲選，得非茂歟？

然而廩重職閑，則未免屍祿；官無吏責，則可容幸人。若修者，以寒陋之資，被文藝之舉，自初營職，已與書筵。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，下多群賢論撰之眾。而修方被罪譴，竄之荊蠻，流離五年，赦宥三徙，山川跋履，風波霧毒，凡萬四千里，而後至於京師。其奔走之役，憂思之勞，形意俱衰，豈暇舊學？比其來復，書已垂成，遂因眾功，豈有

微效？奏禦之日，鳧雁而前，例蒙褒嘉，正以職秩。雖因時而幸會，實有於麵顏。

此蓋伏遇某官，柱石之功，佐佑明主；鈞衡之任，進退百官。方疇眾勞，不忍獨棄，遂令忝冒，出自生成。在於顓愚，何以論報！雖未能著見德業，以稱君子教育之仁；猶可以作為歌詩，稱頌聖朝功化之美。過此以往，未知所裁。

【回滑州知郡啟〈慶曆三年四月〉】

伏審某官顯膺美詔，移領陪藩。凋弊之民，方仰思於惠煦；撫綏之術，況舊著於政謠。猥以下僚，獲陳大府；近膺朝命，俾擢諫垣。實自揣於非才，豈敢同於飾讓？日祈聰睿，哀此孤蒙，庶所請之典從，即依仁而有幸。凡雲瞻企，但切欣愉。初暑方隆，就塗甚邇，伏惟上為邦國，倍保興居。

【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〈宗諒〉謝賜龜紫啟〈慶曆三年〉】

伏以龜紫之重，唐制所難。武元衡、牛僧孺為宰相，裴度為中丞，李宗閔為學士，方有是賜。聖朝推恩庶位，半乎朱藍。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，惟一人所貴。恭惟知府待制，歷諫局以蹇正聞，領麾守以惠養及。臨邊鎮靜，訓士精研。歲功遽成，時議頗鬱。果褒三品之麗，特煥五府之光。其在欣慰，增倍眾多。展慶未皇，麾毫為贈。載仰明庭之命，如瞻君子之容。

【謝知制誥啟〈慶曆三年十二月〉】

此者蒙恩，授前件官並職者。祗荷寵靈，不任戰懼。伏念某學非逮古，材匪適時，勵孤進以立朝，偶四方之多事。雖聖聰廣納，獲盡狂夫之言；而暗慮空勞，未聞愚者之得。方虞官謗，敢冀主知？擢自周行，塵於華選。代言禁掖，已愧才難；兼職諫垣，猶當責重。補報不可以淺，則憂愧不得不深。此蓋某官過采庸虛，嘗形奬飾，致茲忝冒，驟此寵榮。敢不勉拙以勤，誓身許國，上酬天造，次答己知。懇愊之誠，敷宣曷罄。

【上提刑司封啟〈慶曆五年冬〉】

伏念自臨貶所，屢辱誨音。霜雪方嚴，見不凋之雅操；惠蘭其意，佩可服之清芬。慰此孤危，奚勝感佩！某人學通治亂，識達古今，奮經遠之才謨，慰甚高之議論。六條頒政，

早欽善最之奇；列郡按刑，行迓陟明之典。隆冬式序，保履惟和。瞻企禱祈，交於誠素。

【回校理邵學士〈必〉啟〈慶曆五年冬〉】

伏審召試榮庭，升華儒館。方思馳賀，遽辱飛箋。伏惟某人性稟生知，材惟秀出。學通今古，究明人事之始終；辭富典謨，煥發文章之雅頌。蔚然茂器，藹著休聲。惟上相之知人，務薦賢而報國。況此圖書之府，素為俊彥之遊。峻乃清資，豈止文翰之樂；茲焉養士，以取公輔之材。豪英既登，朝野共慶；顧茲淪謫，敢謂記存？已懷欣抃之誠，又積感銘之懇，患於澀訥，匪可殫陳。

【回河北安撫王〈騏驥〉啟】

右修啟。此者伏承顯奉朝恩，峻遷使職，寵光甚渥，輿論僉和。卓然高世之才，久蘊經時之略。山川指畫，千里如在於目前；帷幄坐籌，百勝無窮於術內。是宜聽之前膝，副乃沃心，遂寬北顧之憂，行正中權之任。敢期眷與，尚顧衰殘，辱誨問以彌勤，積感銘之徒切。傾瞻企詠，兼集悰靈。

【回賈狀元〈黯〉啟〈慶曆六年〉】

伏以狀元廷評，行久著於鄉書，聲素馳於文囿，果先群彥，榮中甲科。英雄入於彀中，眾稱妙選；風采傾乎天下，爭仰餘光。蓋以擢才之難，近世為重。趨好尚而成俗，則文章坐變其風；係利害於斯民，則公輔常由此出。一賢既進，拔茅皆可以彙征；一士以旌，勸善不勞於家至。得人之要，其利若斯。鴻惟治朝，臻此盛事。方深竊抃，遽辱惠音。顧惟棄置之餘，宜此退藏之密。久稽裁敘，但切悚惶。

【回賀楊翰林〈察〉啟〈慶曆六年〉】

伏審某人榮奉宸恩，入升禁署，伏惟慶慰。恭以某人聲猷峻立，德宇宏深。學洞淵源，煥發六經之蘊；文含純粹，邈追三代之風。雍容侍從之華，柬注喁卬之眷，亟由星掖，入踐鑾坡。天邑之雄，雖暫煩於尹正；國鈞之重，行即俟於疇庸。事業炳於丹青，勳德光於鼎鼐，實係縉紳之望，非惟禱頌之私。某幸守陋邦，遙聞美拜。跡宜藏密，非敢怠於致誠；恩厚記存，特辱垂於榮問。欣愉感愧，交集難陳。

【上都運待制啟〈慶曆六年夏〉】

昨者解官河外，竄跡淮壖，顧乃孤危，便於藏縮，雖瞻依之甚久，在訊候以闕修。某人天稟中和，材惟周洽。凜然風操，早肅於朝倫；蔚若謀猷，實裨於聖治。自輟從於侍從，暫臨總於劇繁。足食強兵，雖並資於經畫；先機別事，誠有繫於安危。況成績之已彰，佇褒功之不次。時炎燠若，天宇泰然，更冀珍調，以符傾禱。

【回賀李待制〈柬之〉啟〈慶曆七年九月〉】

伏審肅奉寵靈，峻升侍從。得賢之慶，固宜發於歡愉；待罪之人，方自思於藏密。遂稽馳賀，敢謂不遺；先辱榮函，可勝愧色？伏惟某官懿文經國，敏識造微，學探姬、孔之淵源，世濟皋、夔之德業。立朝正色，凜風憲以載嚴；造膝沃心，賴仁言之甚博。遂膺簡注，升著清華，上寬乃顧之憂，聊假有餘之刃。作時霖雨，當均及於疲民；秉國大鈞，實久顒於群望。涼秋之謝，嚴律將凝，冀為邦朝，善綏福履。

【賀文參政〈彥博〉啟〈慶曆七年九月〉】

伏以光膺制命，參秉國鈞，爰擇令辰，已諧禮上，伏惟慶慰。恭以某人學通係表，識照幾先，懿文為大國之光華，偉望乃一時之柱石。上心所柬，適符賚弼之祥；輿頌載喧，久渴為霖之望。果膺寵數，式副具瞻。進退群材，運誠衡之輕重；調和元氣，登至治於升平。然後正台袞以代天工，列功勳而銘廟器，符為元誌，以重熙朝。某幸在陶熔，惟知慶抃。商秋式序，歲物方成，伏請上為邦家，精調寢膳。

【回賀集賢韓學士〈絳〉啟〈慶曆七年十月〉】

伏承被召試文，升華儒館，伏惟歡慶。伏以某人天麟異稟，廟璉至珍，學通今古之淵源，言合質文之體要。英躔高步，群俊聳以望風；雄彀籠材，妙選稱為得士。果膺帝柬，入耀書林。給劄揮毫，聳如牆而駭目；奏篇稱善，喧貴紙以傳都。惟秘府之育賢，乃熙朝之盛美。優遊歲課，豈鉛槧之是專；選取國材，實棟樑之此出。蔚然茂業，奚測遠途？方懷抃躍之私，遽辱置郵之問。仰銜隆眷，徒切愧誠。冬序雲初，天和善保。傾瞻感頌，交集悰靈。

【上致政王太保啟】

某啟。昨者太保還政王朝，榮歸故里，暫留齊舫，雲止陋邦。竊省孤危，方嬰罪謫。逃虛易喜，蓋人跡之罕逢；道舊為歡，矧平生之有素。特荷眷私之厚，不為位貌之嚴。金玉之堅，弗渝於彌久；鬆筠之操，獨見於天寒。感慰所深，幽憂如釋。舍舟趨陸，去險騰夷。懷組鄉閭，雖暫伸於夙尚；追鋒疾置，將入副於精求。惟期善衛襟靈，以迎休寵。

【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】

右修啟。此者特蒙惠顧，遠辱誨言，副以雄編，俾之拭目。通判都官識窮淵韞，學探本原。請於仁義之餘，深得風騷之旨，雜然眾體，各極其精。時無鍾期，誰識高山之意；人非季劄，豈知治世之音？矧惟朽拙之無堪，方幸退藏而自屏。敢期時彥，不我鄙遺，諭之累幅之勤，貺以百篇之富。四面之宮並奏，驟聽於鏗鍠；三歎之音有餘，豈窮於杳默。但駭夜光之投暗，徒令海鳥之驚魂。愧乏重言，以起連城之價；用為永好，惟期十襲之藏。感幸之誠，敷陳罔既。

【回和州通判啟】

自睽風表，曠有歲時，邈絕奉於聲塵，蓋率奔於事役。幸茲鄰郡，首辱誨言，締縟旨之勤隆，若清徽之晤挹。政條關決，難久滯於材猷；台彥飛英，即入承於光寵。更希珍攝，以副禱祈。

【謝黃岩李主簿啟】

伏念為邦誠樂，懷舊則勞。風月佳時，久辜燕集；文酒勝處，動渴清狂。亦惟愛忘，未棄疏外；猥蒙流問，但喜拜嘉。某官力學多文，射策得雋。枳棘甚賤，非翔鳳之所棲；杞梓惟材，宜大廈之可用。窮冬不雪，多溫少寒，勾稽之餘，嗇神為最。益期勤懋，庸迓升揚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